

亦舒精选

烈火



女孩子就是这点古怪
她们记忆力太过惊人
一生中所有的琐事均永志脑海
一有风吹草动
便拿出来回忆一番

亦舒／著

亦舒精选

烈火

(加拿大)
亦舒／著

南海出版公司
二〇〇二·海口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：30 - 2002 - 12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烈火/（加）亦舒著．-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02.10

ISBN 7-5442-2254-3

I．烈… II．亦… III．长篇小说-加拿大-现代
IV．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2）第 062948 号

LIEHUO

烈 火

作 者	（加）亦舒
责任编辑	袁杰伟 杨 雯
封面设计	姚 荣
版式设计	零语设计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（0898）65350227
社 址	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唐山市润丰印刷有限公司印装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6.625
字 数	120 千字
版 次	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442-2254-3/I·463
定 价	13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烈火与言诺这两个人，夏荷生先认识言诺。

而言诺与烈火之间，已存在着十多年的友谊，他俩是一起长大的。

言诺这样形容给烈火听：“那样精致的脸却配那样高的身材，声音悦耳，笑容无邪，她叫我害怕；天下怎么会有那么好看的女孩子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言诺的脸枕在手臂上，语气惆怅，眼神迷惘，像是堕入云里雾中，不能自拔。

烈火说：“你恋爱了，该死。”

言诺笑笑，不置可否。

烈火惋惜地说：“你应该多看看，漂亮的女孩子本市少说也有十万名。”

言诺比较内向，只说：“不一样？”

“都一样。”烈火笑嘻嘻地答。

这个时候，言诺在华南刚升入三年级，荷生比他低一班，烈火在纽约大学，只有在假期才回来。

言诺常跟荷生说起他的朋友烈火。

渐渐地，荷生知道他俩的关系不比寻常。

把陆陆续续听来的细节综合在一起，荷生得到的资料是这样的：言诺的父亲是烈家的老臣子，服

务超过二十年，甚得器重。言诺与烈火在小学时期已是同学，念的是本市华洋杂处的男校，英童顽皮，且已学会仗势欺人，若不是烈火处处护着言诺，只怕他吃不消要转校。

直到有一日，烈火淌鼻血青肿着眼回家，烈家才发觉校园不是安乐土。说也奇怪，家长并没有带着小孩去见老师，反而立即传功夫师傅来教咏春拳。烈火拉着言诺一齐练，小孩嘛，听见学会了可以打人，马上尽心尽意地学习，结果直到小学毕业，洋童都不敢近身。

荷生喜欢这段小插曲，烈家家长倒真有一手。

中学时期他俩一起游泳打球旅行，荷生肯定他们还齐齐考试作弊约会女孩，但这些言诺都不肯承认。

言诺笑说：“我们像手足。”

荷生知道言诺没有兄弟姐妹，于是问：“烈火也是独生子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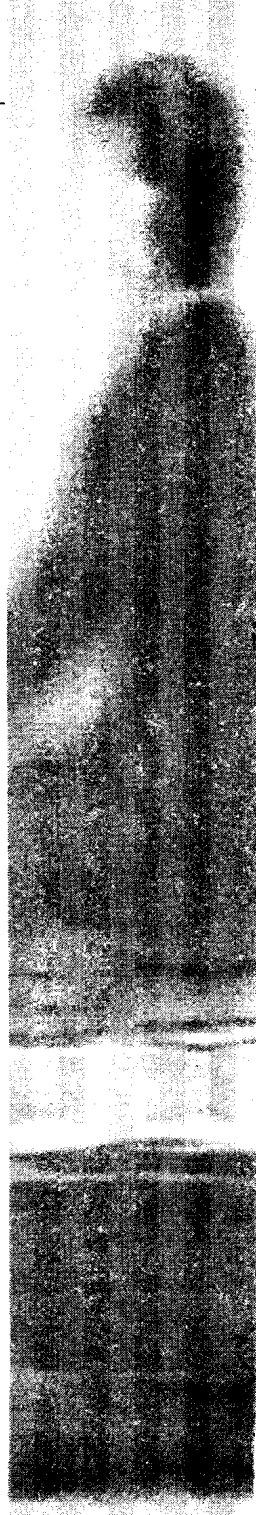
言诺迟疑一下，“不，他有一个哥哥与一个妹妹。”

荷生一直没有机会见到烈火。

她听过他的声音，他找言诺，碰巧荷生接电话，他便活泼地说：“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诺兄夏日那枝清香的荷花。”

荷生不与他搭讪，只是笑着唤言诺来听。

荷生的母亲渐渐喜欢言诺。



“这样忠厚的人家，这样好性情的男孩子，荷生，毕业后做两年事好组织小家庭了。”

荷生与母亲一样想法，婚后生一个孩子足够，不要那种过度精灵的小大人，要笨笨胖胖的、一粒水果糖便逗得他手舞足蹈的小家伙。

她与她母亲都不知道命运另有安排。

夏荷生并没有如愿以偿。

夏荷生走的，完全是另外一条路。

那个三岔口的起点，是一个平凡的星期六下午。

言诺来接她，两人约好去看电影。

言诺一进门便兴奋地说：“荷生，烈火回来了，这次我们三个人一定要痛痛快快地聚一聚。”

荷生笑道：“久闻其名，如雷贯耳。”

“来，我们到烈府去。”

“我以为大小姐才要人接。”

言诺笑说：“我顺便替父亲送份文件上去。”

荷生当下便问：“公私能否分开？”

言诺有些遗憾地答：“怎么分？暑假我便要去烈氏企业实习，毕业后肯定进烈氏服务。”

荷生想一想，听上去一点破绽都没有。

到达烈宅，荷生一见便欢喜，只见大屋门边墙上写着一九四九“琪园”，可知是幢旧房子，荷生像时下所有的年轻人一样，怀旧心重，最爱古老事物。

玄关非常非常的深，黑白大理石地台放着一张高几，几上大水晶瓶里插满白色的鲜花，香气扑鼻。

荷生发呆，她好像来过这里，不知在什么时候，她偷偷到过这幢大宅做过客人，所以此情此景有点熟悉……

“荷生，来，到这边坐，我去找烈火。”

荷生到偏厅选一张角落里缎面子的沙发坐下。

这个地方，只有一个用途：让客人舒服地坐着等主人下来。

男孩子同男孩子到底容易做朋友，荷生没想到烈家这么富有。

换了任何一方小气些，友谊势必不能维持。

佣人放下一只茶盅，轻轻退出。

荷生刚巧戴着母亲的旧腕表，这种计时配这个地方，假如再换上一袭旧旗袍，就复古成功了。

一扇水晶玻璃嵌的长窗直通到花园去，窗门半掩，荷生忽然听到一男一女的争吵声，压得很低，却意外地清晰。

“二哥要我答应他不再见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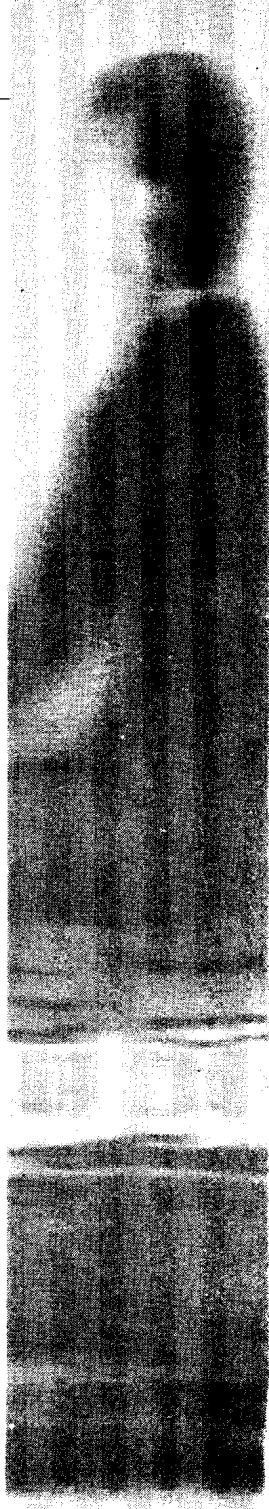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可以代你做主？”

“请放开我，我不想看到父亲进一步对付你。”

“父亲？父亲，嘿嘿嘿嘿。”

荷生有点不安。

她最怕类似的尴尬事，好像故意躲在角落窃听



似的。

荷生马上站起来，这时玻璃门被人推开，一个女孩子匆匆跑进来，一见有人，如皇恩大赦，不管是否认识，一味往荷生身后躲。

荷生本来不是爱管事的人，不知怎地，一眼看到那女子娇怯秀美的脸，竟很自然地挡在她面前。

不出所料，有人追上来，看到偏厅内站着个正气凛然的陌生人，倒是一呆。

荷生身后的女孩趁这机会一溜烟儿似的从正门逃出去。

那个男生坐下来，细细地打量荷生。

荷生不禁恼怒，这是谁？鲁莽而无礼。

没想到对方先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荷生瞪住他。

他比言诺的年纪要大一点儿，瘦长个子，苍白的面孔，此刻正取过香烟点上。再严格的眼光都会承认他不失为一个英俊的年轻人，但不知怎地，荷生觉得他有些地方不妥。

他忽然抬起头来，轻轻吐出一口烟向荷生笑一笑。

荷生手臂上爬满鸡皮疙瘩。

这人有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。

荷生反问：“你又是谁？”

那人慢条斯理地答：“我姓烈，你说我是谁。”

荷生吃一惊，深深失望，这便是烈火？这不是

一个健康快乐的人，她不相信言诺会同这样一个人做了十多年的好朋友。

荷生脱声问：“你是烈火？”

那人闻言色变，仰起头来，直视荷生，荷生被他目光中的怨怼恨恶吓一大跳，不由得退后一步。

这时候有人拉住她的手，荷生几乎喊出声来，一看，原来是言诺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只见言诺给她一个眼色，再向那人点点头，拉着荷生便走。

到了大门外，两人才不约而同松一口气。

荷生问：“那就是你的好朋友？”

“不是他！”言诺跳起来。

荷生连忙说：“我也猜不是，不过，他是谁，烈火又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言诺开动车子，驶离烈宅，才轻轻说：“那是烈火的大哥。”

啊。

“烈火这家伙，明明约好我，又开小差，今天恐怕看不到他了。”

荷生却十分高兴，如果适才那人是烈火，她恐怕不能爱屋及乌。

车子驶下私家路，言诺一向小心驾驶，路边却有一辆吉普车朝着他们直冲上来，言诺急忙刹车，吉普车却不肯停，荷生大叫出来，吉普车的保险杠碰到他们的车子才不动了，荷生觉得全身血液统统



涌上脑袋，吉普车司机却哈哈大笑起来，还拍着手。

荷生破口骂：“疯子！”

谁知言诺也相继大笑起来，打开车门跳出去，“可不就是烈疯子。”得意洋洋，引以为荣。

言诺与吉普车司机拥抱。

到这个时候，荷生已经知道这人是谁，她左边太阳穴隐隐作痛，烈家兄弟恐怕都有点异常。奇怪，言诺的坐言起行最平凡稳健不过，怎么会交上这样的朋友。

只见他俩嘻嘻哈哈互相拍打一番，挽肩搭背地向荷生走来。

只听得那人笑着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夏荷生。”

荷生看清楚他的面孔，吓一跳，连忙侧过头去。

“荷生，这才是烈火。”

烈火与荷生打一个照脸，也是一呆，言诺这愣小子太不会形容了，单凭他的言语，也太委屈夏荷生了。

当下他摸一摸胡子，“都怕这个，难怪父亲叫我剃掉它。”

言诺伸手搓一搓他蜷曲的长发，“可以梳辫子了，穴居人似的，吓坏人。”

烈火笑着说：“荷生，你来说句公道话。”

荷生看着他，“不是叫你烈疯子吗？”

烈火叉着腰笑。荷生觉得他自顶至踵，外形上没有些微缺点瑕疵，性格活泼热情，难怪言诺说过，烈火在家中最受钟爱。

忙着谈笑，三人竟没有发觉一辆黑色大轿车已静静停下，老司机下车笑道：“烈先生请你们回屋里详谈。”

荷生好奇地回头看。

大车子深色玻璃里隐隐有个人影，想必是烈家老爷了，没想到一天之内就见齐烈家的人。

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在车内也正在打量夏荷生。

言诺与烈火各自把车驶开让路。

老司机笑着同老板说：“年轻人，不怕热。”

荷生的白棉衫为汗所湿，胸前一搭V字汗印，额前碎发统统黏在额角与颈后。她站在一边，看大车离去。

怎么不怕热？烈火目光中那点炽热就叫她害怕。

烈火笑着说：“来，我们回屋里谈。”

言诺说：“你问荷生可要看电影。”

烈火正要开口，一辆银灰色高性能跑车俯冲下来，言诺连忙把荷生拉至怀中，双双避开。

荷生看着车尾，惊骇地说：“这条私家路怎么这么繁忙，难怪说马路如虎口。”她轻轻推开言诺。



烈火说：“那一定是烈风。”

言诺点头：“我刚才见到他。”

烈火问：“他为何而来？”

“我不方便问。”

荷生听在耳中，不用解释也知道烈家弟兄并不和睦。

“屋里还有谁？”

“烈云在家。”

“叫烈云陪荷生去看电影好了，我有事同你研究。”

到这个时候，荷生“啊哈”一声，开了腔，“烈火你听着，言诺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不怂恿他撇下你你已经够幸运，你甭想丢下我与他单独行动，我把话先说明白了以后大家好做，我不用你替我安排节目，言诺，我们照原定计划。”

言诺大笑，“烈火，听见没有，改天见啦。”他朝好友摆摆手。

荷生马上仰起头，向烈火做出一个胜利的样子，挽着言诺的手上车。

烈火为之气结，伸脚踢言诺的车子，力道甚大，车身一震。

荷生伸出头去，“长毛！”她笑着骂他。

烈火被无数女孩子骂过千万次，早就老皮老肉，可是夏荷生这两个字，夹着银铃似的笑声，却在他耳畔萦绕，久久不散。

荷生松一口气，同言诺说：“吁，那一家人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家父讲过，烈家的人，有一股奇异的魅力，一旦与他们接触，身不由己地受到吸引，真心想同他们交往。”

荷生不予置评。

言诺说：“你会喜欢烈火的。”

“啊，我并非不喜欢他。”

“你要把他当兄弟看待。”

“你俩真的那么要好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荷生摇下了车窗，任由热风吹进来。

一直到电影散场，她都没有说过什么。

那天晚上，她躺在自己的小卧室里。半夜，仿佛有热风吹拂脸庞，又像有一个人，不停地用手抚摸她的鬓角。荷生迷惘地抬起头来，看不清楚他是谁，但她肯定那不会是言诺，那手强壮而温暖，荷生没有拒绝。

天蒙蒙亮时她醒来，靠在小床上，呆了半晌。

她拨电话给言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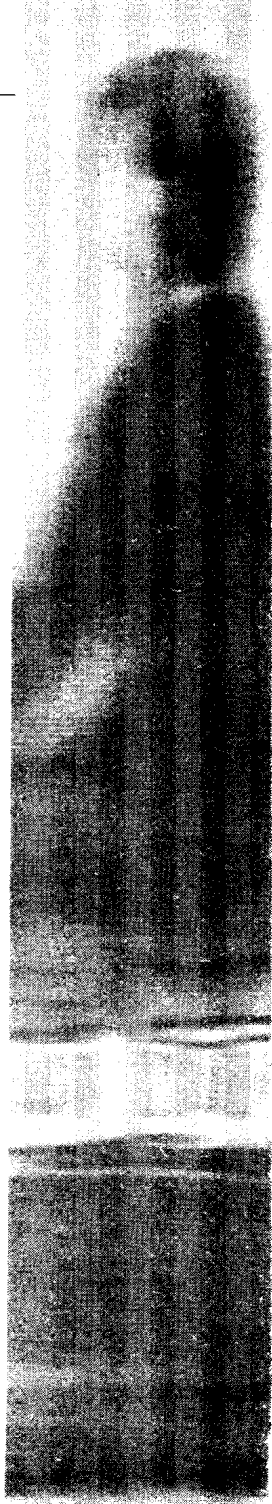
言诺还没有醒，听到女朋友的声音，很愉快地说：“我做梦看到你。”

奇怪，荷生想，她的梦境里，从来没有言诺。

“今天我到烈家去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”

“不，”荷生说得很坚决，“你们玩好了。”

“我介绍烈云给你认识。”



“不要，我不寂寞。”

“荷生，你好像很抗拒烈家的人。”

是的，荷生觉得他们危险，同性格这样强的人，要维持一个安全距离，才能避开压力。

“烈云跟你们一起？”

言诺误会了，他笑着解释，“她刚学走路时我已经认识她，荷生，你不必多心。”

稍后荷生站在露台上，用手摸一摸心房，心不怕多，只怕它偏，切莫偏到腋下去才好。

言诺忘记这是荷生二十一岁生日。

去年认识小言的时候也是六月六日，图书馆里，他的书包同她的调错了，他比她早发觉，因阻迟他替小孩子补习的时间，非常气恼地追上来，一把搭住荷生的肩膀，大声吆喝着“喂你等等”，荷生皱着眉头转头去，说也奇怪，小言的火气顿时消失，眼目如被贴上清凉剂，呆半晌，他说：“还你书包。”

这傻小子结果没去为任何人补课，他一直跟在荷生身后，亦步亦趋，她上公路车他也上，她下他也下，结果荷生打圆场：“你是二年级的言诺吧？”他功课十分好，在校园小有名气，这次派上用场。

他们到附近的饮冰室去坐下，他请她吃红豆冰，而在稍后小言才懂得庆幸荷生不是动辄要坐大酒店咖啡厅的女孩子。

足足一年了，若没有几个考试支撑着，更不晓

得日子是怎么过去的。

自从小言在她身边，好几个科目的成绩都突飞猛进，她相当倚赖他，每天通两次电话，芝麻绿豆都报告一番，少女有时会为很小的事情生气，小言有说不出的诧异，总是劝道：“不要在乎别人说些什么。”他的口头禅是“管它呢”。

就在上个月，小言把她带回去见过父母。

一进门就知道是一户正经好人家，自置公寓打理得一尘不染，有一位老佣人管小言叫大官，做得一手好粤菜。

言太太是位爱打牌不理事的中年妇女，不讲话也有点眉开眼笑的样子。

她同荷生说：“我们只有他一个孩子，年前房产跌价时他父亲在山腰置了层小公寓，预备他成家。年轻人都喜欢住那一带，最要紧是清静，交通不便也没关系。”

荷生听得懂。

那是告诉他们，随对可以注册。

出来的时候小言说：“他们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。”

荷生很愉快。

夏太太更加高兴。

荷生在星期天一向有赖床的习惯。

夏太太探头进房，“荷生，言诺找你，他说二十分钟后来接你。”



“不！”荷生脱口叫出来。

夏太太莫名其妙，“吵架了？”她坐在女儿床沿，“这样好的男孩子……你要爱惜他。”

荷生微笑，“你一直帮他。”

“因为他一直帮你呀。”

荷生到浴室掬起冷水洗脸。

“待你婚后我就到加拿大去跟你姨妈生活。”

“你现在就可以去，我早就能够照顾自己了。”

“唉，其实我是舍不得这个城市。”

男女老幼都不舍得，已经不是新闻。

忽然之间，楼下汽车喇叭声大作。

“这是哪一家的阿飞？”夏太太探头出窗。

夏家住老房子，没有几户人家，只见好几个屋主都在张望。

荷生心中有数。

夏太太讶异地说：“荷生，你快来看，是小言同一个阿胡髭在一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荷生笑，“所以呵母亲，别把事情看得太简单，言诺这小子也有另外一个面孔。”

“那野人是谁，一脸的毛不怕长痱子？”

荷生预备出门。

“小言怎么会有那样的朋友，近墨者黑，近朱者赤，要小心谨慎。”

荷生开门，“早就来不及了。”笑着关上大门。

在梯间她听到喇叭声震天地响。

荷生对言诺说：“你太纵容他了。”

言诺笑，“这是他庆祝你生日的前奏曲。”

烈火自司机位探头出来，“夏荷生，自今日开始，你已是个成年人了。”

荷生避开他的目光，“小言，你来开车。”

言诺与烈火换了位子。

“荷生，今天由烈火替你安排节目。”

荷生冷冷地说：“我的生日由我自己安排。”

烈火咯咯地笑她反应过激。

言诺也笑道：“我们一整天都喝香槟，不用其他饮料。”

都是那个人的馊主意，荷生有种感觉，她与小言之间所有的宁静会叫他给破坏掉。

荷生坐在前座，老觉得脖子后面痒丝丝，似有人在她颈后哈气，她忍无可忍，别转头，正待苛责烈火，却发觉他舒舒服服躺在坐位里，用一顶破草帽遮住脸，正在假寐。

不是他。

荷生疑心自己生了错觉。

她涨红面孔，连耳朵都麻辣辣地烧起来，颈后那只无形的手竟大胆地伸过来拨弄她的鬓角，她拂之不去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
是同一只手，昨夜那只手。

荷生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原来真是真的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